

廬陵宋丞相信國公文忠烈先生全集卷之

十九世孫攀丹男

邑庠大學

生光

裕

孫克漢編輯

吉州州學貢士莊記

物之在天地間自銖粟以止其有至名獨貢士莊
所儲以擬夫三歲大比士之送上春官者有司不知

誰宜得之取什伯於千萬亦無敢自必爲已得其子
奪之殆有物焉逸史稱清末一書生所居抵官庫有
數萬錢欲取之神人訶之曰此尉遲公錢也泉者天
之利器惟天能以與人則夫任貢士莊者殆爲天守
利器以俟夫天之所以與人者充是心以往真無所
爲而爲之其爲仁豈不至而爲義豈不盡乎咸淳六
年簡池趙君必禰來爲廬陵教授作興斯文教養雖
具則按貢士莊之舊稽其所出內歲錢穀幾何廬陵
士甲江右一科數路資送四五百人裹糗益寡稱物
平施末之云耳於是有增田之議一之目置尹氏和

米八十斛二之曰置彭氏租爲米一千一百九十
二斛趙君猶以爲未足則曰傳而益之其來者之事
哉添差教授番陽程君申之繼至相與詣郡請蠲賦
吏持難易閣弗下永嘉繆侯元德甫下車二君申其
請侯慨然曰奈何與吾黨校瑣瑣乎復之不崇朝予
聞而異之以爲侯與廣文之用心皆所以奉天道之
不及者也古之爵人言必稱天國家謹惜名器自他
蹊者悉名僥倖惟進士科使四方寒畯操觚而進付
得失於外有司而定高下於殿陛之親擢公卿大夫
繇此其選當是時天子宰相一不得容心於其間予

於鄉如探籌然以信夫天命之所遭而爲貢士計者
積倉累糧其其道路先事而爲之備隨天命之所與
而後與之是心也豈復有內交要譽之私哉予故曰
皆所以奉天道之不及者也是宜書且夫取士於天
下將以爲天下用人之常情其窮也不爲利疚則其
達也不可以非義屈後之臨大節斷大事決非異時
簞食豆羹見於色者之所能也夫使郡國上其實能
而漢人續食之意隱然寄於學校士得以直行走都
而無僕馬後顧所望於人也輕則所以全於已也夫

是升學者世修國之業人負胡楊之氣如有月我
執此以往是舉也世道微有賴焉蓋益可書也已
莊創始於尚書胡公槐隸于學者米二千二百斛有
奇前丞相葉公夢鼎爲郡增六百三十斛有奇前教
官黃君愷伯增一千三百六十斛有奇前趙侯典瑞
增四百一十斛有奇自二教創後施君柳鄭君師皋
增二百五十斛有奇合今所增通爲米六千一百斛
有奇以學諭提點莊事劉少南張敏子云八年八月
記

吉州右院獄空記

吉州右司理院廼開慶元年五月獄空九月又空明年五月又空吉爲州凡三獄曰州院曰左司理院右院其一也方千里之國未易爲理而物之不齊其情固然省刑罰止獄訟賢者雖欲爲之而格於其勢之所不可長老傳說以爲自南渡百餘年惟乾道庚寅嘉定甲申獄嘗空乾道事不知何如嘉定間南昌張別駕被責攝廬陵郡初張宰清江得米南宮獄空二字勒諸珉以詔不朽洎來吉幕本遍付諸獄不三月遂皆以空告由今推之爲長民者盡念之善感召和氣可也上有所好下從而逢之是未可知夫以百餘

之絕無僅有可也今司理君爲政寬允嘗平反死事
二注應賞君不自以爲功當路論功亦不及人謂君
超然利害之表君曰吾盡吾心而已而何賞之較君
實有愛人利物之心哀矜庶獄無所不用其至人人
自以爲不寃獄空遂爲常君書三考候代者未至歲
月有奇獄空之事其二在考內其一在候代時院之
設从矣官此者幾人得闕而來受替而去其間可紀
之盛百餘年僅僅兩見今君受任三考已能配此時
絕之蹤而書滿已後迄臻三美君職於其事可謂無

惻矣此而不書後將何觀雖然予嘗上下世變觀之
白畫象之化遠人心之樸日以散惟成康時曰刑措
不式漢文時幾致刑措下此則唐初死囚歸獄之事
人以爲奇蓋唐虞後至今三千餘年而斷獄之省數
不過三四海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以一院比也然聖
人得國而爲之持之以道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
其效驗近卜於期月三年而遠亦不過於必世夫古
今刑措之日旣如此其難而區區空一院之獄又如
此其不數聖人之志其遂不可行邪雖然由君之事
則百餘年間職業之可書曾不一再而君以歲月爲

之存饒天下事信不可爲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
予所以初爲世道感而以其尚可爲者深幸也嗚呼
君其母以自足哉君姓洪名松龍嚴陵人

龍泉縣太霄觀梓潼祠記

龍泉邑治左出門行數百步有太霄老子宮焉辛酉
之春予登其巔四山拱趨天宇高曠會令方營度作
梓潼君祠邀予爲字曰元皇之殿旣爲從事六月殿
成明年令若士以書諭曰役之初興君寔來辱爲之
書請卒記之邑爲吉上游山川清拔民秀而文天聖
以來高科剗剗出有位至侍從以忠直自奮尚論文

獻者歸焉維柳實接壤桴鼓數震今初至適江上有
警柳寇益乘以譟周旋軍旅不得以間事平令謂吾
幸爲禮義邑雖倥偬不容不爲俗化地况少須暇乎
稽諸圖志庭廟鱗立吾黨之士獨無所敬祀會賓興
詔下乃進諸生謀曰今三歲大比試者以文進將文
而已乎意必有造命之神執其予奪於形聲之表者
蓋元皇是也士之所自爲行爲上文次之神所校壹
是法合此者陟違此者黜人謂選舉之權屬之有司
不知神之定之也久矣蜀山七曲神所宅之國衣冠
文物莽爲風塵惟神元命寔始吳會英靈赫赫將從

之所當欽崇而景仰者舍而不祠惟缺典是懼識
决于按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曰昊天曰
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夫人一動之微必
有神明焉得其情於幽隱易肆之地茲其所以體物
而不可遺也惟經傳統謂之神未有所指名述世覺
進士科士以得失爲病自元皇廟會於是始有司桂
籍之說化書所謂九十四化變遷相移曠千言歲雖
涉於不可測知然神生爲忠臣孝子歿爲天皇真人
取士本末實昉於人心義理之正明有禮樂幽有鬼
廬陵文丞相全集卷之七

元其言其不謬矣孟子曰天爵仁義忠信人爵公卿大夫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聖賢不語性而教人先內後外未嘗非神之意神雖游於太虛而考德問業初無戾於聖賢之言其在祭法苟有以明民成教宜與祀典則神之有祠豈緇黃之宮之埒邑有先民典刑大冠逢掖爭志策厲爲臣止忠爲子止孝此其內心固泔然不自已而況高山仰止明神在前則其戒謹恐懼工力當倍他日拔起諸生彬彬知名則居公卿大夫之位必將有仁義忠信之人令之此舉於人才甚有功於方來世道非無所關繫豈曰以

區區科目望其人而惠徼福於神之一顧哉祠翼殿
以庶母望具鐘鼓供器如式像設居中內而父母婦
子事親之道孝之屬也外而侍御僕從爲臣之道忠
之屬也費錢七十萬有奇十萬爲令俸餘哀多迄於
城觀下古曰龍頭里因其名爲坊扁額校書郎姚君
勉筆也令方爲遠者計廉用積餘市田以奉祠事繼
今邑之士其受令之賜永永無斁令陳氏名昇三山
人初攝事繼辟今任云

東林辭文山觀太永記

自文山門而入道萬松下至天圖畫一江橫其前行

數百步盡一嶺爲松江亭亭接堤二千尺盡處爲障
東橋橋外數十步爲道體堂自堂之右循嶺而登爲
銀灣臨江最高處也銀灣之上有亭曰白石青崖曰
六月雪有橋曰兩峰之間而止焉天圖書居其西兩
峰之間居其東東西相望二三里此文山濱江一直
之大概也戊辰歲余自禁廬罷歸日往來徜徉其間
蓋開山至是兩年餘矣五月十四日大水報者至時
館中有臨川杜伯揚義山蕭敬夫吾里之士以大學
試群走京師惟孫子安未嘗往輒呼馬飛車與二客
連馳觀焉而約子安後至未至天圖書其聲如疾風

暴雷轟厯震蕩而不可禦臨岸側日不得往視而隔
江之秧畦菜隴悉爲洪流矣及松江亭亭之對爲洲
洲故垤然隆起及是僅有洲頂而首尾俱失老松數
十木及水者爭相跋曳有偃蹇不伏之狀至障東橋
坐而南上游水從六月雪而下如建瓴千萬丈洶湧
澎湃直送乎吾前異哉至道體堂堂前石林立舊浮
出水面如有力者一夜負去酒數行使人候六月雪
可進與否圍棋以待之復命曰水斷道遂止如銀灣
山勢回曲水至此而旋前是立亭以據委折之會乃
不知一覽東西二三里而水之情狀無一可逃遁故

自今而言則銀灣遂爲觀瀾之絕奇矣坐亭上相與
諧謔賦唐律一章縱其體狀期盡其氣力以磨幾其
萬一予曰風雨移三峽雷霆劈兩山伯陽曰雷霆真
自地中出河漢莫從天上翻敬夫曰八風捲地翻雷
穴萬甲從天驟雪驟惟子安素不作詩聞吾三人語
有會於其中輒拍手捋鬚捧腹頓足笑絕欲倒蓋有
淵明之琴趣焉倚闌踰時詭異卓絕之觀不可終極
而漸告晚矣乃令車馬從後四人携手徐步而出及
家而耳目眩顫手足飛動形神不自寧者久之他日
予讀蘭亭記見其感物興懷一欣一戚隨時變遷予

最愛其說客曰義之信非明達者夫富貴貧賤屈伸
得喪皆有足樂蓋于其心而境不與焉欣於今而忘
其前欣於後則忘其今前非有餘後非不足是故君
子無入而不自得豈以昔而樂今而悲而動心於俯
仰之間哉予憮然有間自予得此山予之所欣日新
而月異不知其幾矣人生適意耳如今日所遇霄壤
間萬物無以易此前之所欣所過者化已不可追紀
予意夫後之所欣者至則今之所欣者又忽焉忘之
故忽起奮筆乘興而爲之記且諭同游者發一噱耳

鄒文叔垂芳堂記